

他 是 一 个
山 寨 里 的 大 王
他 是 一 个
被 山 寨 的 大 王
相 似 的 面 孔
错 位 的 人 生

山寨大王

小 说 · 剧 本

T H E
M A S T E R
O F
D O U B L E
F A C E

武逸文 著

山家狂

THE
MASTER
OF
DOUBLE
FACE

武逸文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寨大王 / 武逸文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60-9503-7

I. ①山… II. ①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8751号

山寨大王

(SHANZHAI DAWANG)

作 者: 武逸文

责任编辑: 张军平 王绍君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18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503-7

定 价: 36.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716

序

《山寨大王》这本书终于要出版了，许多人问我这与我此前拍的电影《山寨大王》有何关联呢？故事是这样的……

还记得和李非导演初次相识是在一个著名连锁咖啡馆里头，此人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骨骼清奇，有一种睡饱了后的别样清醒，思维极度敏捷却不失沉稳。于是，在这种带有刺激性的舒适感中，我少有地和陌生人聊起了我的故事，给他听我写的歌，当他听完《山寨大王》这首歌时，突然说：咱们写个故事吧，就叫《山寨大王》，把他写成书，拍成电影，你来主演！语速很快，似乎都没经过大脑思考，我好歹也算见过世面，但此人确实让我当时有些懵逼，还没等缓过来呢，大家就散了……

“山寨”是2008年最火的一个词，对于我而言也是意义重大的一个词，陈年旧账其实我早已无心去翻，总觉得说起来很累，毕竟经过这些年的磨砺，我变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这就够了。我一直在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序写至此又不得不说，

我简言好了。我 2002 年模仿周杰伦出道，之后一直从事模仿秀的演艺工作，付出许多努力在演艺圈里打拼，慢慢被许多人认识和认可，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批粉丝，我一直认为我与其他艺人没有区别。然 2008 年山寨的火爆却把我打到了娱乐圈的边缘，一时间随着“山寨周杰伦”的报道，我频繁出现在各大头条，数不清的媒体来采访我（其中甚至包括《东方时空》《法制晚报》）。我的存在甚至都成了一个需要用法律来探讨的问题。我用尽全力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却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微弱，第一次体会到被浪潮彻底淹没的感觉，在经历这一番狂轰滥炸之后，年少的我独自沉沦了一年，也是这一年让我思考了许多未曾真正思考的问题，除了对遭遇的委屈不满之外也开始了自省，开始怀疑那些年收获的掌声和鲜花，开始痛下决心要彻底做回自己！此举并非我认同大众媒体对“山寨”的解读，要痛改前非，恰恰相反，我觉得模仿秀也应该受大家的尊重！模仿秀艺人付出的努力一点不比其他艺人少，得到的却比其他艺人少很多，而且永远没有上升空间，不管你的表演有多好！只是这个浪潮拍醒了我，为何这个行业如此被大家诟病，吃力不讨好我还要继续呢，最初自己热爱音乐与模仿并无关联，只是机缘巧合下让我以这种方式进入娱乐圈而已，为何不趁此完全做回自己呢？于是 2008 年末我写下来《山寨大王》这首歌，既是自我调侃也是自我鼓励吧。

时至今日，书与电影皆已完成，再回望那个咖啡厅行事乖张

果断的奇男子，我已将他视为自己最重要的知音。我原以为这个故事会完全以真实的我为原型，但高人就是高人，远远超出我的预想，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讲述的是草民周不凡与山寨大王马天长得极为相似而闹出的一系列啼笑皆非却又十分励志的故事。在此中却反观出了自己，落笔的是他人的故事，读到的却是自己的人生。我很希望大家能到书里面去认识这堆可爱的人，去了解这个精彩的故事。有些故事是需要说给懂的人听，这样会有更多新的故事！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但其实也无需有人等候，因为，前面还有许多精彩等着我呢……

我心中永远都有那片山寨，那片逍遥自在的土地，那群志同道合的兄弟，在那里我不用管那么多流言蜚语，有空就行个侠、仗个义，不去管外面谁是天王，而我只做自己的大王！

周展翅亲笔

目录

序	001
第一章 吮香楼皇帝险遇害 诸葛府忠臣将罹难	001
第二章 周不凡临死困地牢 吴老头搭救开地道	023
第三章 前朝回忆话当年 胡人施毒藏隐情	033
第四章 梦回往昔难忘前世 醒后当下推算今生	045
第五章 妙手翻盘棋多一子 痛打阉贼巧解困境	064
第六章 公主大闹刘贼府邸 不凡智斗马头山寨	077
第七章 妙计层层土匪遭难 祸事频频端倪初现	092
第八章 平红离山探寻真相 珠珠梁明独迎大敌	107
第九章 平阳归来真相初现 珠珠负伤难再隐瞒	117
第十章 周不凡滕州露行踪 诸葛明京中后捕蝉	130
第十一章 指点迷津马天舒眉 真相大白二平含恨	140
第十二章 滕州城突发瘟疫 周不凡难再隐瞒	156

第十三章	大殿圆审峰回路转 地牢设计生机突现	163
第十四章	狸猫换太子终不成 不凡遇害天牢殒命	175
第十五章	刘府倒台含恨而终 珠珠雪夜独诉钟情	181
第十六章	机关算尽马头山 整装待发一行人	192
剧本		201

第一章

吮香楼皇帝险遇害

诸葛府忠臣将罹难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乃是常事。一个皇帝出现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一代代地昏庸下去，直到出现一个这样的人，他众望所归、民心所应，打败了旧的皇帝成为了新的皇帝，改了新的国号，制定新的历法。新的皇帝勤勤勉勉治理国家，再继续一代代传承下去，一代代昏庸下去，等待下一个人推翻从新来过。这就是历史，至少这是史官笔下的历史。

一将功成万骨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总是不乏冤魂，现在人头高挂的那位就是历史的牺牲品，不过他不是皇帝，是皇帝身边的一个侍卫。他的头颅被装在一个小木匣子里，露着脸，用麻绳穿了挂高高的刑架上，他的眼睛还是睁开的，无神的双眼迎着风带着他的头颅在摆动，木然地仿佛仍在审视着刑场下的人群。过往的行人被看得毛了，匆匆避开那个地方。只有远处一些胆子

大的商户谈论起：“哎，多好的人啊，可惜了。”然后叹口气，摇摇头，继续做自己的买卖。看吧，老百姓其实并不关心历史，不关心死的是谁，为何而死，只要不是自己认得的人就好，再不济只要不是自己就好。

不远处就是皇城，先帝迁都北上，新修的皇城，只过了一代，不到半甲子的光景，一切仿佛还如往常，就像当年一般盛世，城门上的朱漆也不过多了几道裂纹罢了。过了前三殿，便是后三宫。相比前三殿庄严绚丽尽显皇家气派，这后三宫则是另一番光景。虽名曰后三宫实有东西各六宫，各个自成院落，并附带各种功能的所在，就像一个人一样，站在你面前总是落落大方的简洁，可面目后却又是各种弯弯绕绕的叵测心机。

西六宫此时正是最热闹的所在，就看着宫女太监或端着锦盒，或空着手，络绎不绝地穿梭于此，汇集点便是长春宫的安喜殿。殿内，一位妃子倚在美人榻上，门外戏台一黑一白演的是她最爱的《三岔口》。身边宫女太监忙忙碌碌端来各色时令瓜果、精致的点心肴馔，那妃子眼皮都没抬一下，软软地挥了挥手，“撤了吧”，又点了点门外戏台，“让他们也都凑头吧”。奴才们如得了赦令，又一个个恭恭敬敬，肃然无声流水般的退出去。美妃伸手拂开床榻上的珍珠薄纱露出脸来，二十左右的年华，肤如玉脂，眉眼生得极为娇媚，流转了眼波朝外望去，娇滴滴道：“皇上，臣妾怕是前几日受了那狂徒惊吓，如今还未好全，今天不能陪皇

上了。”说罢又病恹恹地躺了下去。

皇帝身着五爪龙袍，坐在不远处，焦急地朝里张望，旁人看去，皇帝两鬓一层霜白，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可榻上的那位正是皇帝心尖子上的那一两痒肉，心念一动都觉酥麻，自然宠爱非常。这不，前几日受了惊吓，一病不起，已有近十日不曾亲近了。听得美妃今日又不能侍寝，心尖的痒肉得不到缓解，顿时就冲着台阶下跪着的一群太医发起怒来，太医们不敢抬头辩解，娘娘这病的蹊跷，按理说被吓着了也不过喝几口汤药，再不济抓上一把小米除除惊，歇个三两日也该好得差不多了，但不知怎的，这已经十日了，还是不成。太医们只得鹌鹑似的跪成一团，磕头如捣蒜，例数自己无能，只求主子宽恕。

倒是皇帝身旁的太监聪明得很，等皇帝骂得差不多了，气也顺得差不多，才一边轻拍皇上的龙背，一面笑着说：“哎哟，我的陛下啊，莫要气坏了龙体，万贵妃娘娘前几日受了奸贼惊吓，娘娘身娇肉贵，想来再休养几日就不碍事了。”皇帝斜眼朝太监看去，此人姓刘，跟了他十数年，伺候的极为贴心，若说这皇宫里最了解自己的那就该是这奴才了。

“那奸贼，枉顾陛下圣恩浩荡，身为侍卫统领竟然妄图污辱贵妃娘娘，如今人头已经高挂刑场，咱们陛下就不要再动怒了吧。”刘公公一边宽慰一边凑到皇帝耳旁偷偷地说，“奴才已经替陛下留意了，京西，吮香楼，白城新来的美人。”皇帝听来，眼

睛一亮，心头的痒肉又被勾了起来，二人心照不宣，当下就开心起来，朝里喊了一句“既然爱妃病着，那更要好好养着，朕改日再来看你。”说罢便转身前呼后拥地走了。刘公公跟在一旁小声说：“陛下放心，奴才啊，早就一切安排妥当啦。”众人马出了安喜殿，万贵妃才从榻上又掀开帘子探了一眼，听得皇帝走远了，才又懒懒地吩咐奴才，指了指戏台：“别让他们搽了，都扮上，继续唱。”

傍晚，后三宫边上不起眼的院子，只见有个人偷偷溜了进去。此人精通唇语，乃是今日跟在皇帝身边服侍的一个小太监，他慌慌张张地写了一张字条递进屋内。不一会儿，一只信鸦便从屋内飞了出去。飞出了皇城。放信鸦的人站在台子上，盯着那传信的太监，又看了看远处飞走的信鸦，道了句“如贵人所言，我们也要着手准备了”。

入夜，吮香楼老板迎来了她这辈子最重要的贵客，面上抹了厚厚的红脂，脖子上挂了一串合欢的香珠，摇着野鸡翎扇子唯恐一丝不周地招呼着。介绍的人再三提醒，这是贵客。老鸨看这人穿的一身华丽模样，又带着十数名护卫，定是非富即贵，对着身边早就莺莺燕燕围了几圈的庸俗脂粉瞧都不瞧。再看打赏的手笔，掀帘的小厮都赏了两片金叶子，是只肥羊绝对没跑儿，决不能轻易放过。管他什么来历，只要给钱，那就是她的好爷爷。正巧了，前两日白城刚送来上好的货色，新人入场讲究头彩，要在接客的

牌子上挂一串璎珞，表示新到的姑娘，还未伺候过人，这价钱自然也是要高一些的。这不，璎珞的牌子刚做好还没挂上，头彩可就遇到了正主。

老鸨赶紧吩咐手下人把白城来的好货迎出来给贵客瞧瞧可心不可心。只瞅见楼上一位缓步而降，一双芍药底的软鞋轻移莲步，脚踝又细又白，坠着各色细碎宝石的链子，腿上一匹锦缎勾勒着修长曲线，腰身似迎风拂柳，身披一件薄纱，内里隐约是红色的肚兜绣着一双金鱼，托着快要溢出的温柔所在。贵客再往上瞧去，纤细的脖颈，面若桃花，一双深邃的异色瞳仁如泡在春水里的两颗青杏，勾的他魂魄都要过去了。不自觉地伸手朝美人面上摸去，刚碰到一点肌肤，对方娇滴滴地哼了一声，别过脸去，发丝甩动，带起阵阵酥骨的软香，这一娇嗔不要紧，只让那贵客顿觉喉头发紧，胸口似有只着了火的狸猫钻了进去，百爪挠心的滚烫。撒了一大把金叶子，迫不及待地搂着美人就向房内走去，从里插上了门。贵客带来的护卫也识相地退到了楼梯口把守，若有人想要靠近便被赶走。

老鸨有眼色地撤了围观的众人，一片片地从地上捡起金叶子来，脸上藏不住的笑意。看样子今天是要发大财了，掂量着怀里沉甸甸的收成，迫不及待地数了起来。只是才数了两遍，突然就听嗖的一声破风。

“来人啊！抓刺客！”一声长呼打破了温柔乡中眠，那位贵客

衣冠不整，破门而出，极为狼狈，身后一黑衣人持刀紧跟而出，面罩已被撕裂露出样貌，而屋内那位异族美人赤身裸体，背后中了一箭已经倒在血泊之中，眼见便是不活，身体抽动了几下，香消玉殒。护卫们赶忙前来营救，黑衣人三翻两跳，躲过护卫至贵客面前，举刀便砍，眼看寒光已至眼前，突然从屋外又射入一支冷箭撞开了刀刃，刀锋一偏，砍倒了一旁的灯台。厅里一些伪装成寻花问柳之人的也按捺不住，撕去伪装亮出刀剑朝贵客冲去，却和贵客的护卫们缠斗一起。而楼外树上早已埋伏了一批弓箭手，此时数箭齐发朝屋内射去。这一夜过去，只怕这温柔乡再也温柔不起来了。

瞬间，吮香楼惊叫频频，逃命的、追杀的、中箭的、吓瘫的，所有人乱成一团。老鸨逃命时金叶子撒了一地，刚要弯腰捡起这取之不易的横财，项上一凉，横死当下。也不知谁喊了一声“诸葛大人来了！”穿黑衣的那名刺客忙撤了手，从窗户跳入吮香楼邻傍的河中，夜色茫茫，借着河水反光，荡开几道水痕便不见了踪影。楼外埋伏的弓箭手此时也借着树影遁走了。楼内只剩了几具无关紧要的尸体和那位又惊又怒披头散发的“贵客”。

直到步兵统领衙门人到了，在楼外里三层外三层，围了水泄不通，及时赶到的诸葛大人扶着贵客进了马车，才真真松了一口气。“臣救驾来迟，请陛下赐罪！”眼前跪在车内的是步兵统领衙门的提督诸葛明，此人性格刚正不阿，出了名的驴脾气，倒是先

皇很是喜欢，还将亲生的长公主许配给了他。只是此刻皇帝又羞又怒，堂堂九五之尊，本想在这温柔乡逍遥片刻，谁曾想竟然差点连命都要折在里头，还被自己的妹夫撞了个正着，一口闷气正憋在喉头，咽不下，也吐不出，只好黑着脸道了两个字：“回宫！”

当晚皇帝由诸葛大人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地护送进了皇宫。惊魂未定的皇帝沐浴结束，由宫女伺候着重新穿上龙袍，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望着殿下跪着的两人，一个是救他回宫的诸葛明，一个就是安排他出宫的刘公公。此时皇帝再见到刘公公，心里越发恼火，大声训斥道：“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刺客是谁？从哪里来的？”抓起身旁一名太监的拂尘掷了出去，正砸在刘公公头上，“不是都安排好了吗？哪来的刺客？讲！”

刘公公赶忙磕了一串响头颤抖着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陛下息怒，依奴才所思，必定是之前处死的侍卫统领的亲信，趁机报复，这等乱臣贼子，奴才一定为陛下铲除干净，以免圣忧。”刘公公抬起头来望向一旁同跪的诸葛明，“这次多亏了诸葛大人，咱们皇上才有惊无险，京城治安本就是步兵统领衙门的职责，不知诸葛大人有何高见？”刘公公觉得此事窝囊，加上他与诸葛明从来都是势同水火，自本朝开始，宦官可干朝局政事，不归三院管辖，自主办事，他正是督主，官如正一品，与诸葛明不论权力还是实力都旗鼓相当。而自他上台以来这诸葛明屡屡与他作对，还曾数次劝谏皇帝撤了厂卫一司。刘公公怎能容他，当然得抓住

一切机会将烫手活计推了过去。

经由刘公公提醒，皇帝想了想的确如此，望向一旁跪着的诸葛明，语气却软了些。“诸葛明，你来讲，你掌管京城护卫，这些个乱党是怎么混进京城，又怎么逃脱的？”

诸葛明跪在殿下：“臣罪该万死。臣有失职之罪。”

皇帝知道此刻不能赐罪，诸葛明掌管整个京城兵力部署，更何况自己是被他救回来的，但如刘公公所言，此事本就是他的责任，他推脱不得。“朕命你一月内抓住那个黑衣刺客，别想随便抓个犯人蒙混过关，朕记得那人的长相，一月后见不到此人，你革职查办。”又瞥了一眼刘公公，“你带着你的人，从旁协助。”

说完，挥挥手打发两人出了大殿。皇帝揉了揉酸麻的太阳穴，懒懒地靠了一会儿，身旁那些太监宫女又开始忙碌起来，待舒服些了，皇帝心尖的痒肉又酥酥麻麻地冒了出来，挥了挥手，召来一本花册，翻翻看该去后宫哪处解痒。

而退出殿外那二人，对视片刻，刘公公还是低眉顺眼地冲诸葛明行了一礼，挤出个不阴不阳的笑脸，转身便走了。而诸葛明看着刘公公的背影，想着刚才大殿上的暗算，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阉贼。”本来救驾有功，被这阉人三言两语竟成了罪过。

诸葛明回府便头疼起来，一月内破案，一月内破案。这怎么可能，吮香楼一千人等都被皇帝临走前以乱党之罪处斩，说是乱党，其实诸葛明知道这不过是为了保住那点皇家颜面罢了。刺客

同伙的尸体倒是有几具，但除了尸体，姓名，籍贯，干什么的，从哪混进来，什么都查不出来。就连那白城的美人也只知道是前两日送来的，谁送来的，怎么送来的，唯一知情的只有老鸨，如今也在混乱中被杀，真真是无迹可寻了。看来只得加强京中部署，广播眼线，严查各城门出入行人，只要那晚刺客还活着，凭这一夜的时间，绝对出不了城门，离不开这京城。眼下只能如此了。先将刺客困在京，再作打算。

诸葛明，家族中人世代为官，他也是两朝元老了，一生克己律人好好辅佐帝王，只求能光耀这诸葛门楣，但眼下宦官当道，祸乱朝纲，许多旧人老友或者被害，或者告老还乡，远离这朝廷的血雨腥风。前不久被处斩的侍卫就曾与他有数面之缘，那可是皇帝的贴身侍卫统领，武功极高，为人憨厚正直，忠心耿耿，却不知怎的竟被安了个企图污辱贵妃的罪名被杀，人头至今还高悬刑场。诸葛明转念想到，如果他还在，估计就不会有今日这麻烦事了吧。有他在，天下无人能行刺，也无人敢行刺。

此时的诸葛明还不知道，此案最关键的人正堂而皇之的在他府上过活——

诸葛府内院杂役，周不凡。

周不凡看起来不过是诸葛明府内一个内院杂役。虽然名曰不凡，但这个人不管样貌、出身、才学，都实在看不出不凡之处。他记事开始，他的母亲就疯疯癫癫，全靠邻居爷叔姨婶们一顿顿